

善与恶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

王啸峰

《双鱼钥》是一篇推倒重写的小说。虽然我只在监控回放里看了几十秒,但这么多年来,“功夫贼”的形象却一直烙在我的脑子里。他像个老朋友,时不时地出来走动走动。于是,三年前我就把他写进了小说。写好之后,我把小说拿给范小青老师看。当时我还觉得挺有把握,因为那个贼相貌堂堂,处惊不乱、沉着应对,做出的举动,远非我们所认知的一个“贼”能够达到的高度。“功夫贼”集素养、见识、胆略等一身的综合素质,令我汗颜。小说以贼的第一人称叙述,力图通过对主角内心世界的发掘,探索达到身为“功夫贼”的至高境界所需要的人生历练。但是,范小青老师却对小说全盘否定。她特别指出,如果花费很大技巧去包装一个“双面人”,只是为了展示他短短几分钟的偷盗“表演”,那么作品是失败的。最起码,缺乏文学性。

我把这个稿子放起来,思考什么是“文学性”?当然思考并没有结果。但是范小青老师的话提醒我,可以从另一个维度去写小说。过于真实的素材,往往被看做虚假。只有精心构筑的虚假,才能打通作者与读者之间那根筋。读者或许对似是而非的东西更感兴趣。小说并不需要扎实的现实,幻想和隐喻更能使情节有现实意义。

去年,我遇到一个事件,让我很气愤。朋友的女儿放学回家途中,被一辆汽车撞出几米远,驾驶员下车只是简单问了句:“你没事吧?”这个初三女生忍着疼痛说:“没事没事。”对着扬长而去的车辆,她也不知道记一下车尾的号牌。当她撑到地铁口,就瘫倒在地。朋友夫妻找当时路面监控,说道路改造,监控被拆。追问女儿,一点线索都没有,幸好孩子仅受外伤,叫喊了一整夜的痛。

探望回来的路上,不知怎地,我突然把这个事件与“功夫贼”联系在一起。细细琢磨,应该是内心深处,我把肇事司机与贼画了等号。当晚,我把两年前的稿子翻出来重读一遍,并没有找到可以插入、修改的方式,看来只能重新写



王啸峰

过。原稿仅作为新稿的一个素材。

我以痛苦现实和奇特梦境开头,写着写着,发现如果仅仅将两个“黑暗”事件简单地扭作一团,那么与原稿有什么区别呢?文学性又如何体现出来呢?

我设计的场景大多在黑夜,被黑暗掩饰的行为,终将暴露在太阳底下;不管做了多么离奇的梦,也会在阳光下醒来。大到光明与黑暗,善良与丑恶,小到施害与被害、凶手与慈父、犯罪与赎罪等等,小说中处处都有共生共存的关系。我脑子里浮现一幅八卦图,两条鱼缓缓转动,时而黑白分明,时而融和、时而离散。但是,我觉得还不够具体,有些东西似乎需要进一步具象化。

我暂时抛开小说,编写了一个童话。很久以前,黄河入海口有一群红鲤鱼。小红鲤最小,得到大家宠爱。有一天,一大群黑鱼路过。最小的一条跟小红鲤差不多大小,小黑鲤看景迷路掉队。红鲤鱼收留了他。很快,小红鲤和小黑

鲤成了好朋友。他俩每天在水草丛中嬉戏游乐。小红鲤活泼伶俐,热情好客。她爱吃水草,常给小黑鲤品尝。小黑鲤微笑着不吃不说话。渐渐地,鱼群中发生了一些怪事,不断有小鱼不见踪影。红鲤鱼长老组织搜救。小红鲤与小黑鲤结伴而出。他们一前一后慢慢向大海深处游去。小红鲤每到一处都要选一些新鲜的水草尝一尝,欢快地大吃。小黑鲤一口不吃,脸色越来越苍白。越往前游,他们遇到的肥美水草越来越多,鱼群身形越来越大。小黑鲤放慢了速度,渐渐地落在了小红鲤的身后。他犹豫了很久。突然,他加快速度追上去,一口吞掉了小伙伴。小黑鲤孤独地游向暗无边际的深海,眼里带着几滴泪。他一边游一边安慰自己:“我天生就是一条吃鱼的鱼啊。”突然,一道闪电打落,小黑鲤被击中沉入海底,他仿佛听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声音:“其实如果你跟我说,我也是愿意的。”

很多年以后,一艘渔船在这片海域作业,渔网入海,打捞上来满满一网鱼虾,有人从中发现一片锁匙,红黑相间,十分精美,呈两条鱼环抱的姿势,我中有你、你中有我。上岸后,渔民们反复尝试摸索,终于发现了这锁匙的秘密。它会随着人们善恶闪念的当下,打开不同锁扣,十分神奇。于是,大家把它称作“双鱼钥”。后来,渔霸知道了此事,想要夺取双鱼钥。善良的渔民们作出一个决定。他们把船驶出很远很远,把双鱼钥扔进深海。但过了不久,又有渔船捞起了它……

我是在编写这则童话的过程中,探索寻找到“双鱼钥”这个“载体”的。有了它,小说的方方面面一下子活跃起来。故事叙述的双面性、人物行为的双重性、情节进展的双线性,最终聚焦到一个主题:善与恶。

正如罗曼·罗兰所说:“善与恶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。”我将主角设定为中年男司机,他经历社会风雨、家庭悲剧、单位变故,闯下车祸、犯下窃案,身上的“恶”显而易见。但是再恶之人,内心也存善念。我在他心里植入一颗小小的善的种子,让它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发芽、生根、成长。最终达到“双鱼钥”那样的善恶平衡,主角的内心也归于宁静。

为了突出这一主题,我抛弃了很多解释,消减了不少背景介绍。使得读者像刚刚闯入商业街的妇女一样,身体跟着眼球动,而不是跟着理性走。现实当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说不清、道不明的事情,碰到莫名其妙的人,如果想去了解清楚,需要花很大力气,如果采取放弃的态度,反而觉得轻松自如。所以,把人困住的,永远是自己的内心,而不是外界世界,即便这个世界多么变化莫测。

在主角即将迎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人生风暴时,我的故事戛然而止。既然来路迷雾重重,那么前途也必定扑朔迷离。但是,沿着小说铺设好的道路走,我相信主角能作出正确选择。

『善恶叙事』的表里

——评王啸峰的《双鱼钥》

张颖

从语言风格、叙事风格上看,王啸峰的《双鱼钥》显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某些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。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,是讲一个肇事司机、窃贼是如何“由恶向善”的。但就在这样一个体量很小的叙事篇幅里,作者密集使用了意识流、蒙太奇、梦境、象征、寓言等手法,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熟谙与化用。作品尤其会使人想起雷蒙德·卡佛、雷蒙德·钱德勒那种或是极简主义,或是“硬推理”的叙事风格,因语言上也十分冷静、简洁,有些地方,几乎是有意在追求一种语义上的含混暧昧。在人性表现的层面上,则又有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某些影响在。不过,这篇小说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推理,因为事实昭昭,无需怀疑,悬疑

的气氛营造,就主要用在了人性刻画方面。

说到人性刻画,也即对人物内心善恶的拷问,无疑是这部小说的重头戏所在。写人性,无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挖掘深入、丝丝入扣的了。即如鲁迅所言:“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,不但剥去了他们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,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。”这可能跟西方文学中的宗教教传统有关。这种寻求救赎的情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卡夫卡等人的小说里都能看到。所谓“救赎”,隐含的人性观无疑是:人性本恶(原罪),但这个恶需要被战胜、被克服,以达到最终的那个善,因人人都要面临“最后的审判”。

比较而言,王啸峰的这篇

《双鱼钥》在人性观上显然就不同,虽然其叙事的表层非常接近一些西方的现代小说,但骨子里仍然很传统。当然这个“传统”也要区分看待:正统的儒家如孟子,强调“性本善”,有所谓“仁义礼智,非由外铄我也,我固有之也”之说,而恶不过是后来受外在环境的污染所致。王啸峰的叙事显然有别于这种似乎过于理想化的人性观。小说中的张勇军在常人看来绝非“好人”,他的“恶”是很明显的,这种“恶”,我们很难说是他天性中所固有,还是因后天的沾染。但我们能看到作者避开了这一点,使得人物的行为似乎出自于一种混沌的非理性,作者对此并未有指向鲜明的批判,而只是使人物由某一个节点开始,如太极八卦图的运动一般,慢慢由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转变,在某个时刻达到了一

种平衡。这种平衡,显现为小说最后主人公坦然的“微笑”,情节就此戛然而止,而把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。

作者试图通过“双鱼钥”这一核心意象暗示出的人性观是:善恶本为一体,人性深处的这种双重性是无可回避的,但“善”毕竟是人性的本体(不是先验意义上的),就像任何事物的变化,到头来都在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“和谐”一般。仔细推究,这其实有点像王阳明说的“无善无恶心之体”,或是“有善有恶气之动”,带有很强的“天人合一”的特点,这也很儒家,但已并非孔孟之儒对人性的理解了。总的来说,这篇小说从风格上看,很现代;从人性观的层面上看,又很传统;它有着自己独特的“善恶叙事”的表里,体现了作者在人性观层面上的某种思考和探索。